



论海瑞的浩然之气

赵轶峰

【摘要】海瑞在训谕士子、论学、谏诤、为官四个方面的具体言论显示出,他的心胸、人格、作为受孟子及陆王心学影响至深,一生追求“集义以生浩然之气,为贤为圣”的通儒境界,尊德性而道问学,以天地仁民之心为心,故能清俭廉明,威武不阿,爱民如子,勇于兴革。从此角度看,海瑞是一位以儒者学识心胸出仕的志士,故其气象超拔于普通循吏、清官之上,更非酷吏之属可以比拟。此外,海瑞的心胸思想亦折射出当时心学无可忽视的社会形塑力以及士大夫阶层对于陆王心学与朱熹理学之异同的深切关注。

【关键词】海瑞;浩然之气;士大夫;心学;政治文化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课题“中西文明历史经验中的公共社会价值观研究”

【作者简介】赵轶峰,1953年生,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 长春 130024)。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4)02-0141-08

海瑞,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人,先世曾居番禺,中举后出任福建南平教谕,官至南京右都御史,卒后谥忠介。他在世的时候,就因清廉、爱民、遏制豪强、刚直敢言,以及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和疏通东南水利的功绩,名动朝野。《明史》记载,当其卒时,居所“葛帔敝屣,有寒士所不堪者”,赖同官为之“鬻金为敛”,人民为之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①同时代,已有多人之为之作传。后世史籍,更是书之不绝,以至于今。帝制时代的一位官僚,出生于当时的偏远地区,无显赫家世,于科场中仅取举人名目,为官亦非出将入相、玉堂金马,著作也不称宏富,何以能够在五百年世事推移中,巍然不朽?今逢海瑞诞辰五百周年,回顾他的作为,缅怀他的业绩,梳理他的思想,体察他的精神,对于深化明代历史人物研究,汲取海瑞身上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遗产,都有重要的意义。不过,迄今研究海瑞的著述,多关注他为官清廉刚正的作为业绩,很少关注他的心胸思想。循吏、清官、建德立功者,代而不绝,而能如海瑞那样凛然震铄古今者,凤毛麟角,故其精神必然别有境界。本文认为,海瑞学问、精神,源于孟子学说,涵泳得之陆九渊、王阳明思想,清廉刚正仅其表用,尊

德性而道问学是其旨归。今人如欲有所汲取于海瑞精神,固当了解其表用,尤当揣摩其旨归。

一、海瑞训谕士子说中的浩然之气

海瑞出仕之前著有《训诸子说》。从文意看,是教导从学弟子的口气,表明他年轻时曾经做过塾师。^②从内容上看,这篇文章不仅表达了海瑞对学生施教的方法,尤其表达了青年海瑞胸中的气韵。其说云:

二三子之从游于吾者,何为哉?天之生此人也而百责萃焉。古之人所谓通天地人曰儒。《大学》之八条目,知所先后其事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了此无惑,故从其先得者而问焉。其不免日程课于文艺者,盖有司须此以贡士,发挥而涵泳之,于此有力也。其售与不售不与焉。〔1〕

这就表达了对于士子求学之本义的一种超乎功名利禄的理解。在海瑞心中,为人求学之本义,是为通达天地人,成为能够承担天赋责任的儒者。在他看来,当时的许多人已经失离了这样的正道:“今之从事于学,有以圣贤自许者乎?而决状元进

① 张廷玉等:《明史》卷226《海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932页。本文引出晚近标点本文献时有对标点方式做改动处,不一注明。

② 有学者认为海瑞此文是对县学中同学而追随者而发,但文称《训诸子说》,毕竟不是对同学语气,而且文中有“瑞于诸子有一日之雅,于经授或未尽焉,而饬躬励行,人之模范,敢侈然自谓足以当之而无歉者。”应是师生关系写照。故且做此说。见海瑞:《训诸子说》,《海瑞集》上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页。本文所引《海瑞集》皆为此版本,不另注。



士于科第者,人恒壮之。此学奚自而来哉?”〔2〕海瑞立心有以正之。他自认教授经典未必尽达善美,“而饬躬励行,人之模范,敢侈然自谓足以当之而无歉者。”这是身体力行,引导学生将“尊德性”作为“道问学”的基础,进而“以识真诲人”,使学生良知发现,日新日进。他接下来告诉学生,修身问学,不可为流俗左右而生畏怯之心。能够躬行圣贤之道而无愧于心,志气充盈,然后可以如“仲由不耻缁袍之立,孟轲藐大人,伯夷之敢于非圣人”。“不然,徒缀酸文、识陈语,为后日富贵故乡之计,视百责于我何如!纵其一举而进立于卿相之列,吾为二三子丑之矣。”〔3〕以僻远之地教授二三子弟的一介士人,竟然以学通三才、担当天萃“百责”为心,取法子路、孟子、伯夷之流,视科场功名为不足道。青年海瑞,已有莘莘不群的气象了。

海瑞中举后得委任为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儒学教谕。他并不以此职为卑微,就任后兢兢业业,以为践行其心志的机缘。上任后,他发布了一份对本县生员的《教约》,凡十六款,申明自己担任此官的理念和对生员的要求,在表达其士子教谕思想的同时,以更具有实践指向的方式申说了他培养士子浩然之气的追求。

其首款即指出,求学问需先明立身行事的基本道理,然后学问自有进境,“勿以恶小而为之”,行事无所愧于心,就能“集义以生浩然之气,为贤为圣,异日为国家建伟业无难矣”〔4〕。这表明,海瑞追求的浩然之气,基于立身以义,为善无恶,自然理直气壮,上与圣贤心志相同,出而为仕,自然有所作为。其下款强调知行合一,真读书人必不可“弃身于小人之归”。所谓小人,一为“乡愿”——“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之谓;一为“义气人”——傲慢、强悍、不逊、不悌之谓。乡愿的含义,其要在一“似”字,含糊虚伪,真正的忠信廉洁反而为之混淆泯灭。海瑞一生批评乡愿,不曾稍懈。“义气人”是刁悍之人,气息根于情欲,而孟子所云养浩然之气,气息端正刚毅,二者不可同日而语。继而要求学子作文章,须得以“平日体认道理明白,立心行己,正大光明”为神,涵养所至,文章“流之胸中”,自然着实,日后方可“为天下用”。在进而申明以朱子教人六法——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为学子读书致知之进径之后,海瑞要求士子留心经术致用,不可徒以帖括章句为事。说云:

体用原无二道。明经体也,以之商榷世务,必

有道矣。第经术概言其理,世务非一一自其事而讲求之,有不能中肯綮而尽事情者……诸生如经史稍通,堪居仕列者,量将边防水利等事每月讨论一二。本职就中命策考试。否,亦于背复时诘其所以然。〔5〕

这段话表明,海瑞严格督责士子修身立德、读书致知的目的在于用世,他完全能够体察读圣贤书与经邦济世之间的关系,绝非困守故纸旧说不通世变的迂腐者,也非失离根基、自用聪明的狂妄者。学界对明代经世致用之学或称“实学”研究颇多,大多认为是更晚时期针对王学“空谈心性”、“束书不读”流弊而起的学术倾向,甚至是有启蒙色彩的学术倾向。海瑞推崇王阳明心学,他的此处说法表明,王学本亦有讲求经世致用的思路,且其追随者在嘉靖中期已有经世致用的身体力行。经世致用,本就是海瑞浩然之气的践履路径。

接下来连续四款,皆关乎生员礼仪行为和仪态修养,其目的则在于养成士子的自尊自重。其说先引据孔子所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语,然后规定:“今后诸生凡遇一应圣寿正旦等事,并在学家居见官闲处,拱揖拜立皆必如礼。”不可放纵不检。“今后生员之家冠婚等事,须行稟依礼而行”,以为世俗表率,为“异日将为朝廷治平天下”预留地步。进而,学校教官依“朝廷为诸弟子求师”之义,与诸弟子不求而不教之私塾教师不同,故诸生参见教官,于拜揖之外,“不许更执货物以进”。“诸生欲以道义自处,请先以道义处人。”〔6〕依照同理,原来实行的学校从生员中敛取的公堂银两及为接待上司而由生员分摊彩帐之费的做法,俱加废除。此外,“诸生接见上人,《会典》诸书明有礼节。今后于明伦堂见官,不许行跪,学前迎接亦然。本学在郭外接官,不许离关门出郊野。宪司官至本县,一见后不许再同有司行三日揖。有犯于各衙门,罪人也,亦勿得免冠叩头,奴颜哀免,自贬士气”〔7〕。这些规矩,意义远非仅仅使得生员懂得及实践礼仪规范,其深意在于养育士人内心的威重,养成士类尊严的荣誉感,从而使得道德自律成为这一可能担当天下事的人群内在的诉求。海瑞寄望于生员,其实不仅在于其入仕后的将来,亦在当下:

乡贤、名宦、孝子、节妇,朝廷旌之礼之,所以彰先德、励后人也。有未举者,诸生商榷举之;举之未正者,商榷请废之。知而不言,异日将何以直言天下事耶!学校公论所自出,诸弟子行之。〔8〕



这是要在学生员直接担当起天下公议的职责。研究者曾非常关注明末清初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学校》一节中以学校为天下公议之所的思想,多认为具有新的时代启蒙意义。读海瑞此番言语,当知黄宗羲的思想其实仍在儒家传统之内,且就明代而言,早经海瑞加以一定程度的实践。

因为将士子视作未来平治天下的人才,海瑞自处严师以教导之,也因为士子身上寄托了海瑞自己平治天下的理想,他直言,“第本职养诸生如父母深闺养处子”,容不得学校的任何吏员对之进行索取,“学校地光明洁净,容尔一贱吏私为污秽,理必不然也”〔9〕。海瑞寄托在士子身上的,是平治天下的追求,这种追求与当时社会实际已经流行的为身家计而读书科举的风气并不相侔。故海瑞在任淳安县令时,对教官一职又做评说云:

教官掌一邑之教,一邑之臃肿薄质,俱赖其陶成。况门下皆俊杰之秀乎?所事事比俗吏簿书词讼不同,虽不能如尼父设教洙泗人三千;王通演教河汾士八百,即淳邑簪纓济济,不为少矣。掌学教者谓可安闲以自旷乎?应将经书、性鉴、子、史、诸集,与群弟子朝夕讲习,月日会课,切磋琢磨,使之义理明而心性醇。异日登之仕路,文章由道德发出,事功从学问做起来,有裨于国家,有济于生民,亦以见学优则仕之明验也。〔10〕

这里,在海瑞对任下教官的要求中,可以看到海瑞精心培育士子的拳拳之心,并且可以领会今人往往轻描淡写地提到的科举时代“学而优则仕”一语在海瑞心中的涵义。在海瑞看来,须在精研经史诸书,达到义理分明而心性醇良地步之后,登于仕途,“文章由道德发出,事功从学问做起来,有裨于国家,有济于生民”,方才体现了学优则仕的真谛。不是科举高第便证明了学优,惟学优而后出仕,方能有裨于国家生民。如此,学而优则仕,是一个崇高的事业,今人每每将之做苦读谋官解,怕是因自己无学而将古人心胸看得卑污了。

二、海瑞论学中的浩然之气

海瑞念之在兹的浩然之气源出《孟子》。孟子的学生公孙丑问孟子之所长,孟子答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追问其详。孟子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

矣。”〔11〕大意说,人在长期正当行为中,修养蕴集起一种道德自信气象,天地人一体同理,故此气象与天地之道应和,充沛盈满,凛然而不可犯。如若无愧于心,则此气萎靡。孟子此说,赋予战国以降的士人一种在超越世俗利害甚至生死层面的崇高、自信、尊严感,也赋予他们一种可以实现高度自律的概念、话语和自我培育的途径。这其实是儒学得以及长久承托中华文化内里之道德节律的一个大关节。而海瑞,正是从服膺孟子,到由宋明心学一脉的论说语境中真切体悟了那种浩然之气境界的一个人。

海瑞论学,对朱熹多有批评,对陆九渊、王阳明则大为推崇。相关论著主要是他的《朱陆》一文和少数几篇讲解四书的短文。在这些为数不多的文章中,海瑞非常清楚地表述了他对于儒学尤其是宋代以降的儒家诸学派之思想学术的见解。他认为,朱熹与陆九渊二人学说,即宋代以后儒学中狭义理学与心学两种学说,以心学为高明、正大。因为“维天之命,其在人则为性而具于心,古今共之,圣愚同之”〔12〕。尧、舜、禹先得此道,因有“危微精一,允执厥中”之传。其后有孟子得其道,因有学问之道惟“求放心”之说,有“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之说。故问学修身,需从本心出发。若“舍去本心,别求之外”,则失离圣人之道。陆九渊之学得之孟子,故能为正。朱熹则不同。他笃信《大学》,然而未能明了《大学》中的致知在格物,是为了实现诚意、正心的道理,“平生误在认格物为入门,而不知《大学》之道,诚正乃其实地。以故一意解书……”他“平生欲读尽天下之书,议尽天下之事,“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事毕矣”。“天下之书可得而尽读之乎?事可得而尽议之乎?……入门一差,是以终身只做得《大学》先之功,不尽得《大学》后之之益,无得于心,所知反限。”〔13〕

他举出颜回为例说明著书并非一定证道。颜回并不著书,但能躬行心得,言行之间,文辞之外,不迁不贰,不违如愚,连孔子也以道统寄望于他。朱熹“舍去本心,日从事于古本册子,章章句句之”。“《楚辞》、《阴符》、《参同契》、韩文,皆其年年月月训诂之册。”直到病危,犹在注解章册,“溺于诵读,没身不复”〔14〕。对于圣人的著述,需能躬行其精神,有所心得,以此之余研读文句之间,可以充实养盛,更得其用。朱熹以“读书为先,求心反为后”,是颠倒了次第。所以,朱熹一生致力于经书子史之间,固然功不可没,但是,“圣真以此破



碎,道一由此支离,又不能不为后人之误。功过并之,而使人繁于枝叶,昧厥本原,其过为大。三代而后,学之陷溺如朱者,比比然也。朱子欲以其学为天下宗,天下亦以此信宗于朱子。故予不及其他,独指朱子为过”〔15〕。

海瑞认为,王阳明之学,以“致良知”为要,其解说经典时弃朱熹已有之说者,多是关于心性问题的,虽然也有朦胧未明处,“犹不失为本原之养”,故阳明高于朱子。

海瑞对朱子的批评以及他对陆九渊、王阳明的认同,还可以用他的另一句话来表述:“道问学之功,为其尊德性而设。”〔16〕在他看来,朱子的失当,要在将道问学之功当作了目的,忽略了问学致知是以尊德性为旨归的。①海瑞在解释《孟子》中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时指出,人们钻研学问,就是为了将其迷失的本心寻找回来。这是《孟子》与陆九渊、王阳明一脉相承的一个关键线索。海瑞于此深有心得,认为:“盖天之生此人也,赋之仁德具于心,既生之后蔽于物欲,形而后有,亦或拘于气禀,心放而仁非己有矣。”所以,“学也者,学吾之心也。先圣人得心所同然于古,是以有古之学,学非外也;问也者,问吾之心也。贤人君子得心所同然于今,是以有今之问,问非外也。学问之功,为求放心而设。”〔17〕

海瑞的尊德性、求放心,概念源自孟子思想,领会启发于陆九渊、王阳明,这是在前引文句中可以直接看到的。除此之外,还需注意,海瑞这样主张的逻辑原点,都在天命具于人心——“维天之命,其在人则为性而具于心。”这在他年轻时讲到的“天之生此人也而百责萃焉”中,已经可以看到。沿着这样的逻辑来求学、治学,一旦有得,自然就有一种本我与天地共鸣回荡的浩然之气,自然有一种至刚的气韵。他的同僚兼同乡王弘海说他:“其学一切以刚为主。其谭说道理,雅尚节概,非阳浮慕之而创名为高者。自辞受取予进退以至拱揖逊让居室饮食,务画地而趋,媵阿之态,侧媚之行,绝不以缙于心而染于躬。用世之志,老而不衰。”〔18〕他是理解海瑞的风骨气象与其学术的关联的。

朱、陆学术之高低,牵涉甚多,原不能以海瑞一家之说为定论。此中的要点,不在宋明理学内部学术异同之辨析,而在明了海瑞本人学术思想之根

基,是上承孟子而启迪涵泳于陆九渊、王阳明之心学的,从而海瑞的浩然之气,乃得根源了然。与此同时,陆王之学可能造就何等心胸的士大夫,也可在海瑞身上看到大意。

三、海瑞疏谏世宗说中的浩然之气

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一日,时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海瑞因上疏劝谏嘉靖皇帝放弃道教玄修而触犯“龙颜”。该疏要求皇帝“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言辞激烈,嘉靖帝本人以之拟比干之责纣王,传本不绝,多题为《治安疏》。疏颇长,取大意论之。

首先是责备嘉靖帝不君。因为君主身上担负天下万物之责任,凡与民生利弊有关者皆应知晓,一有不知,即不称职;君欲洞悉民隐,需使臣工坦诚尽言,而今皇上喜谀恶直,不称君道。语云:

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闻,将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为不称。是故养君之道,宜无不备,而以其责寄臣工,使尽言焉。臣工尽言而君道斯称矣。昔之务为容悦,谄顺曲从,致使实祸蔽塞,主不上闻焉,无足言矣。〔19〕

进而以汉文帝言,其人有近民之美,尚有怠废之政,不能达于天下治安,颂之者为阿谀。嘉靖帝即位之初,“划除积弊,焕然与天下更始”,天下仰望其作为。然而其即位之后,“锐情(精)未久,妄念牵之而去矣,反刚明而错用之,谓遥兴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侈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宫,人以为薄于夫妇。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亿〔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②

如此则不仅未称君德,父子、夫妇之伦也未能无亏,且致天下穷困怨望。即使后来罢黜严嵩父

① 海瑞在他四书讲章中,也曾提到“道问学之功为尊德性而设”一语,见海瑞:《海瑞集》下编《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第503页。

② 海瑞:《海瑞集》上编《治安疏》,第218页。按文中“情”字当为“精”字之误;“破产礼佛”一语,疑为后人润色阑入。盖世宗修道家长生之术,且厌恶佛教,云其破产礼佛,甚不协于事实。



子,仍然“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汉文帝远甚”〔20〕。

一意玄修,不仅失离人君、父子、夫妇之德,靡费天下资财,民穷人乱,而且造成庙堂之上,阿谀成风,吏治腐败,成诸臣之罪:

乃醮修相率进香,天桃天药,相率表贺。兴宫室,工部极力经营;取香觅宝,户部差求四出。陛下误举,诸臣误顺,无一人为陛下一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风,陈善闭邪之义,邈无闻矣,谀之甚也。然愧心馁气,退有后言,以从陛下;昧没本心,以歌颂陛下。欺君之罪何如!……一意玄修,是陛下心之惑也;过于苛断,是陛下情之偏也。而谓陛下不顾其家,人情乎?诸臣顾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败、赃败、不事事败,有不足矣……陷陛下误终不复,诸臣欺君之罪大矣。〔21〕

“陛下之误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为求长生,然而自古即使尧、舜、禹、汤、文、武圣明之君,尚且不能长生,汉、唐、宋方士修玄为事,并无一人存活至于今日。指导皇帝修玄的陶仲文自己也不能无死,则仙药不能使人长生显然,何以听信左右奸人,以启妄念,肆其侮弄,以致良莠不分,“洁己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灵长终必赖之者,未见其人焉”〔22〕。海瑞批鳞强谏,意在使嘉靖帝改弦更张:

陛下诚知玄修无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不安不治由之,翻然悔悟,日视正朝,与宰辅、九卿、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君道之误,置其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身与皋、夔、伊、傅相后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23〕

结末,海瑞重申了他的天人观:

天地万物为一体,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浹,薰为太和,而陛下性分中有真乐矣。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道与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有真寿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有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终之药,遥兴轻举,理之所无者也。〔24〕

此语固为劝谏嘉靖帝而发,其间却也投射出海瑞人世参政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他看来,天地万物,包括人间事务,内中理路相通。为政者能使人民康乐,则上通天和,为政者自可得其所乐,此为人

之真寿考,何可于丹药之中寻不朽?“道与天通,命有我立”,践履着淑世为民的理想,因而在天人之际体验着一种崇高和道义永恒感的海瑞,在一个迷途的世间君主面前,自然无从自作卑微,自然是无所畏惧的。

史载嘉靖帝见疏之初,“怒甚,抵其章于地。已,复取置御案,日再三读之,为感动太息”〔25〕。如此一个喜谀恶直的君主,没有如其平日所行那样重处海瑞,而是将奏疏留中,数月有余而未决定如何处置。后来因病烦懣,才将海瑞下锦衣卫追究主使者。在法司拟将海瑞大辟时,嘉靖帝还是将之按下。此时有户部司务名何以尚者,揣测嘉靖帝无杀海瑞之意,遂上疏请将其释放。“帝怒,命锦衣卫杖之百,锢诏狱,昼夜拷讯。越二月,帝崩,穆宗立,两人并获释”〔26〕。嘉靖帝心知海瑞所行所言正大光明,不能以势屈,不能以死挟,其心已经叹服,而自己牵于积习和身体状况,又不拟真正改弦更张,甚是尴尬。这时有窥测迎合者插嘴,恰好成为他发泄愤懣的对象。宵小无识,祸由自取。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海瑞上疏批鳞,并非一时意气,不是怙忠卖直,也非仅为修补君德,是出于他的世界观,出于他的社会理念,出于他以天地生民为念的浩然之气。这种心胸境界,使得海瑞高出于一般廉洁自守的清官,更不同于秉承君主意旨苛察臣民以落实君主权威的酷吏。在他心中,儒家的民本原则高出官员对君主服从的义务,因而他是一位仁者和志士。

四、海瑞为官之道中的浩然之气

海瑞任官数十年,声名远播,其道以清廉、刚正、锐意兴革为要。

在南平教谕之后,海瑞升任淳安知县。《明史》说他当时“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27〕。其母做寿,亦只由市上购肉二斤而已。及其身歿,家无长物,赖同官为之敛葬。〔28〕这样的风格,颇如颜渊,居陋室而不改其乐,不是被规定而成,是修养而成,是其心志所求的。海瑞的清廉,为其同时代人叹服。史载张居正当国,忌惮海瑞峭直,曾令巡按御史察其起居之状。“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而去。〔29〕

海瑞的刚直,在其《治安疏》中已见大端,在其三十余年宦宦生涯中,也能一以贯之。在他的淳安知县任上,都御史鄢懋卿出理盐政,“所过郡邑供办张甚,瑞为书于鄢,力言不可,鄢取他道往”〔30〕。总督胡宗宪之子路过淳安,因事发怒,惩罚驿吏,将



之“倒悬”。海瑞收缴他携带的数千两银子,然后报告胡宗宪有人冒充他的公子。在他出任金都御史巡抚应天的时候,因其“威名藉甚,墨吏望风解印绶”〔31〕。“有势家朱丹其门,闻瑞至,黜之。中人监织造者为减舆从。”〔32〕海瑞的刚正风骨与其爱民情怀相互辅成。他一向痛恨大户兼并,在应天地区“力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徐阶罢相里居,按问其家无少贷。下令飙发凌厉,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窜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机告讦”〔33〕。海瑞的刚直,每令当之者不堪,其中包括胡宗宪、徐阶、张居正,乃至嘉靖皇帝。以致他去世之后,官修史书在记载他的功绩风采之后,还不忘提到他“过刚不能容人,人有言其迂者”〔34〕。清代人所编的《明史》也说他“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35〕。他的某些主张,也的确过于严苛。比如他曾上疏给万历皇帝,主张为惩治官吏贪腐,恢复明太祖“剥皮囊草”及“枉法八十贯论绞”之法,皆失于过当,无可为其辩者。即使如此,我们应当注意海瑞的刚正峭直,是他立意而为。他有《乡愿乱德》一篇短论,录出如下:

从古未有言及养气者,而孟子言之。古有诡随入容之说,即乡愿意也。亦无有若孟子之论割切痛快者。盖乡愿馁其浩然之气以从俗。浩然之气孟子身有之,见乡愿若为身害。故言之详、恶之痛。今天下惟乡愿之教入人最深,凡处己待人,事上治下,一以乡愿道行之。世俗群然称僻性、称所行大过者,多是中行之士。谓如此然后得中道、善处世,则必乡愿之为而已。所称贤士大夫,不免正(取)道乡愿调停行之,乡愿去大奸恶不甚远。今人不为大恶,必为乡愿。事在一时,毒流后世。乡愿之害如此!说者谓孟子扩前圣所未发,指养气言也。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当以恶乡愿为第一。①

可见海瑞的刚正峭直,本是针对孟子曾激烈批评的乡愿,也即他所处时代流行的以调停弥缝为大高明手段的风气所展现的基本立场。乡愿的最大问题,是泯灭是非原则,当其充沛流行之时,所有学说、事理,都成表面作业,都做浮云,真意乃在功利。倘若不能自别于乡愿,海瑞立身的精神——他的生命的意义感和他的浩然自我,也就会被混沌到贪腐

害民中行庸碌者流一处去。海瑞不放弃他的生命感,就不能不是刚正峭直的。

海瑞的“锐意兴革”,包括水利公益设施方面的兴革,学政、行政管理方面的兴革,以及土地赋税制度方面的兴革。中举前后,他就曾上《治黎策》、《平黎疏》,主张改变海南地区的管理体制,以达到长久安治。在南平教谕任上,他制定《教约》,将自己对士子教育的理念融入生员管理制度中,已见前文。到任淳安知县不久,他制定了一部《兴革条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属,详细开列该县衙门管理事务全部规则,其间有例行事务责任规范,更有诸多除旧布新的规定。该条例自成体系,颇有规模,展现出勇毅担当的精神和精明的手段,非有治平天下胸襟者不能办,应当单独考察,此处不加详论。②在兴国知县任内,海瑞颁布了《兴国八议》,开列“所见所闻事体有当兴当革者”共八项,其实相当于他在兴国的又一部兴革条例。这些条款为:屯田、地利、隘所、均赋役、红站马船、招抚逃民、哨官、革冗员,都在切实层面,并非空言。其后他入京为官,遂有《治安策》之上呈。由此可知,海瑞任官,每到一处,兴革一处,如今到了京城,便在庙堂之上发出兴利除弊的呼声。只是此番他不是首长,其呼吁也就不能如在地方一样落实为政策实践。其间海瑞的心志,却又是一以贯之,不曾消磨的。后来他出任应天巡抚,如先前在两任知县任上,立即颁布《督抚条约》,计三十六款,随后又颁布《续行条约册式》九条,一体实行。其内对于地方现状,也是多有兴革。〔36〕除此之外,他在应天巡抚任上还疏浚了吴淞江、白茆河,一度废除了募兵制度。这些兴革,并不是对明代根本制度的改革,其基本精神是从民本的原则出发而行的兴利除弊举措。当代学者中,多有将海瑞视为改革者的。这亦无可,但应注意到海瑞的兴革举措都在具体切实关系民生的层面,且都在他直接管理的地域、领域范围内,并不以改变国家基本制度为目标。其本质,是儒家士大夫民本主义淑世济民价值观念的践履。

海瑞虽然行事时或偏激,但其为官之清廉、刚正、锐意兴革、利民无私,是数十年一以贯之、至死未渝的。古来不乏造作清高者,然而到海瑞盖棺之日,其所行光风霁月,已然无可置辩。古来不乏清华崇高的事例,然而能够一生清高如海瑞者,无论

① 海瑞:《海瑞集》下编《乡愿乱德》,第317-318页。按“正”字在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海瑞《备忘集》中做“取”,似当。

② 海瑞:《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第38-145页。按明刊本《海瑞集》于该条例之后,附《量田则例》,可知海瑞在淳安令时期就已经在尝试推行土地丈量 and 赋役改革。其后刊本将该则例另列。见《海瑞集》上编,第190-201页。



古今,都是凤毛麟角。如此,海瑞入世为官的初衷,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对此,海瑞也是透过孟子的思想来体悟的,其核心是君子为行义而仕,非为禄养而仕。他说:

人生天地间,曰士、曰农、曰工、曰商,皆男子事也。其事虽一,然士在行道,天地间惟道最大,故士居四民首。士当斯世,既贫而无养矣。曰农、曰工、曰商,无非资身策也。此其事之在我者。一仕于人,则制于人。制于人则不得以自由。制于人而望于人者,惟禄焉。且云非出处之正。吁!非其正者而可以谓之出乎?以不正之出,悬望禄之思,此其心何如也?君子之仕,所以行其义。臣子之义,分无彼此,而以言高行道自诿,失君子出仕义矣……“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为贫以进,宁复能后其食耶?孟子平日执不见诸侯之义,公(分)庭抗礼,直若壁立万仞之不可即者,莫非刚且大者为之。〔37〕

因为为义而仕,君子有壁立万仞之威严,不为五斗米折腰,也不为高官厚禄而流于卑污。他还专门讨论过君子出仕与处野两途间的抉择,表达积极入仕以明道的人生观。他认为,以往人们常说君子处世共有二道,不仕则隐,其实道只一道,出仕为正,归隐只在不得已为之。原因是人与天地通性,不可不体会天地生物之心而入世为事:

夫人生天地,有是耳目口鼻之形,付之以天地万物之性。天地以生物为心,生人之理尽生意也。天地间尽此生意,是故君子出而任人,不负天与。性在是,道在是,人皆可为尧舜亦在于是。〔38〕

至于荷蓑丈人之类隐士,并非高明得道之人,只是具“耳目口鼻之形而不知万物一体之义”者而已。至于孔子所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当知有道出仕有定仕,无道之隐无定隐。“出处二字,不可并论。去就二字,亦不可并论。就者君子仕人之正,去不得已为之。出者君子立身之正,处不得已为之。天下只是一道,舍此则失道。失道,失性矣。”〔39〕从中可见,海瑞之出仕,原是怀着应天地之性而行天下唯一之道的大感悟、大志气,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也不是为了去伺候皇帝的。他

的不肯追随贪腐阿谀尸位的流俗,真的是大有来由。

如此再来看海瑞的为官之道,可以畅达其解。他有《政序三篇》,其一讲清廉爱民。他认为,“凡为吏至于黷货者,必左右有小人导之。”故为官者“交际不可不慎”〔40〕。清廉并非仅为个人自好的事情,而是关乎天地之德:“素廉之吏然后能直人之冤抑。夫直冤抑可以动天地之德也,不可不勉也。廉不素立,虽明知人之冤抑而不敢直。夫不知犹可也,知而不敢直,此终身之憾也。”〔41〕循良的官员视民如子,为民可以与上司争是非:

监司不严于君,不尊于天。吾百里之民,吾有所受之也。受之君,吾畏君;受之天,吾畏天。彼且与吾同畏者也。彼不畏君与天,然后与吾左,吾又安能屈事夫不畏君与天之人哉?……大抵君子之爱民也,犹父母之爱子也。吾所称者,率吾所虑思也。今父母之为其子,多有出于常情所虑思之外者矣。能出于常情所虑思之外以爱者,乃民之父母也。〔42〕

其二辩为民与禄位的关系。认为,禄位是为民做事的条件,为民是目的,爵位是达到目的所凭借的工具。他说:

学者内以修身,外以为民。爵位者,所托以为民之器也。故服所以温体也,而以体温服则愚;爵位所以庇民也,而以民庇爵位则悖。古之人盖有遗其身、忘其家以急民者矣,况所重不若身与家者乎?……夫爵位者,亦君子所藉以养人者也。而持一身之爵位以比于天下,若毫末之著马体也。今以爵位之故,坐视吾民之困苦饿冻冤抑而不为之所,是以所以养人者害人,杀无辜以争马体之一毫也。岂不左计矣哉?①

其三论“君子忧道不忧贫”。认为一旦存了忧贫之心,就入了谋食的窠臼,做官就会以民为自己增益爵禄的工具,就会失去重轻之节,就会委蛇俯仰。“吾为天下为民牧者,必视民为己子而私之,然后天下之生可遂也。”〔43〕

于是我们知道,海瑞做官的风格,不是怀了钱

① 海瑞:《政序三篇》,载贺复徵辑:《文章辨体汇选》卷312,《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0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35-736页。按前引今人重编之《海瑞集》中华书局本收有此篇,所用为《江南通志·艺文志》本,但另外两篇皆未收。参见《海瑞集》第328-329页。其余两篇则今集未收。



财爵禄的念头,不是为了博取封妻荫子,不是迫于朝廷的规章,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也不是为了迎合时潮,而是为了他的学识和理想。因为是一个有学识有理想的人,所以他的清苦、他的艰辛、他的风险,对他而言,都是理所当然、无可追悔、安之若素的。用他自己解释四书中“乐天者保天下”一语的话说:“乐天,言仁者之心也;保天下,言仁者心之量也。”〔44〕海瑞是一个通天地之性而得浩然之气的仁者,是他那个时代一个以最崇高的方式达成的觉悟者。

五、结论

海瑞不仅是一个廉洁刚正的官僚,也是一个儒家理想的思考者和践履者。他沿着孟子、陆九渊、王阳明的思想路线,找到了自我与天地宇宙同体的终极含义,从而找到了自我永恒的道路。他身体力行,积极入仕,一生不渝,把他所体验的天地生民之心,落实为自己救时淑世的苦心积虑和雷厉风行。他不是一个强自忍耐的苦行者,是一个感受着天地集萃于其身的责任与使命的乐天的仁者。他也在中国文化精神历史上成为永恒了。海瑞的浩然之气,或与天赋秉性有关,但更本质的,不是性情,而是学识和理想,是一种生的自觉和意义感。海瑞的学识源本孟子,得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的滋养启迪,达于融会贯通。如果我们能在海瑞一生足迹中看到他为民务实的拳拳之心和业绩,就应该知道宋明时代的心学,并非本质上空疏玄虚,若能入其堂奥,就会成为具有高度实践指导性的,并且包含着无畏和进取精神的,浸透悲天悯人情怀的理想和方法。当然海瑞所不喜的朱熹学说,未必就没有同样的功用,海瑞分辨朱、陆,要在修养的路径,其儒者的心底目标,又是共同的。所以,即使晚近高明的学说,如仅得皮毛装饰身体,实践中只能增人之狡狴;即使古老朴素的学说,如能得其神髓,实践中也可使人气象升华。

海瑞为官的清廉、刚正、为民、兴革,是以其学识、修养为根基的,因而他能够一生不懈。今人每有倡导海瑞精神者,但仅仅把他做官的履历拿来做个榜样,至多达成清廉严肃的风气;如欲将海瑞的品质作为文化养育的一脉意味深长的源泉,需能体察海瑞的精神自觉,需知海瑞的境界不是不学无术就可企及的。海瑞是自觉的,自觉是一种精神境界,境界不是被规定的。海瑞有学识,有对生命意

义的体悟,因而崇高。崇高的人难为卑污之事,是自然而然的。

海瑞生活在五百年前。他所了解的学术、理论、思想、价值观、行为方法,未必较今日我们所了解的先进或高明。因而今人可以有许多轻松俏皮的话语用来谈论他,类似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那样,把他看做“古怪的模范官僚”〔45〕。然而海瑞固然是特立独行的人,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令许多人侧目而视,但他委实没有那么古怪,没有古怪到不可理解或者只能用调侃的方式来谈起。今人觉得他古怪,是因为未能参透这五百年间有贯通的事理。古今有相通之理,因为天地宇宙在这五百年间很少变化,人生的意义虽有时代各自的色彩,其本质也未必变化,人获取生命意义感的途径,仍然相通联。所以,海瑞是不朽的。

【参考文献】

- 〔1〕〔2〕〔3〕海瑞:《海瑞集》上编《训诸子说》,第3.3.3页。
- 〔4〕〔5〕〔6〕〔7〕〔8〕〔9〕海瑞:《海瑞集》上编《教约》,第14、16、16-17、17-18、18、19页。
- 〔10〕海瑞:《海瑞集》上编《教官参评》,第148页。
- 〔11〕焦循:《孟子正义》卷3《公孙丑章句上》,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诸子集成》本,第117-119页。
- 〔12〕〔13〕〔14〕〔15〕〔16〕海瑞:《海瑞集》下编《朱陆》,第322-323、323、323-324、324-325、325页。
- 〔17〕海瑞:《海瑞集》下编《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第502页。
- 〔18〕海瑞:《海瑞集·附录·海忠介公传》,第530页。
- 〔19〕〔20〕〔21〕〔22〕〔23〕〔24〕海瑞:《海瑞集》上编《治安疏》,第217、218、218-219、220、220-221、221页。
- 〔25〕《明世宗实录》卷555,嘉靖四十五年二月癸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8925页。
- 〔26〕〔27〕〔28〕〔29〕〔32〕〔33〕〔35〕张廷玉等:《明史》卷226《海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930-5931、5927、2927-2932、5932、5931、5931、5933页。
- 〔30〕〔31〕〔34〕《明神宗实录》卷191,万历十五年十月辛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3590页。
- 〔36〕海瑞:《海瑞集》上编《督抚条约》、《续行条约方册》,第242-258页。
- 〔37〕海瑞:《海瑞集》下编《孟子为贫而仕议》,第310页。
- 〔38〕〔39〕海瑞:《海瑞集》下编《出处》,第318、319页。
- 〔40〕〔41〕〔42〕〔43〕海瑞:《政序三篇》,贺复徵辑:《文章辨体汇集》卷312,《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0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35、735、735、737页。
- 〔44〕海瑞:《海瑞集》下编《乐天者保天下》,第500页。
- 〔45〕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5-137页。

【责任编辑:陈志刚】

9 771001 619003